

雁翎队的故事



雁翎队的故事

(第一集)

保定地区革命委员会文化局创作组编

河北人民出版社

一九七四年·石家庄

内 容 说 明

本书写的是抗日战争时期活跃在冀中白洋淀上的一支人民武装——雁翎队的抗日斗争故事。抗日战争时期，白洋淀广大贫苦渔民、猎户，在毛主席人民战争思想的指引下，在党的领导下，组织了雁翎队，长期坚持了水上游击战争；端岗楼，打鬼子，锄汉奸，夺军火，打汽船，用土枪土炮打败了鬼子的洋枪洋炮。

本书编入的十一篇故事，是以雁翎队的英雄事迹为素材，经过集中概括，加工创作的。它从不同角度描写了雁翎队的英雄业绩，热情歌颂了毛主席人民战争光辉思想的伟大力量。

雁 翎 队 的 故 事

第 一 集

*

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
唐山地区印刷厂印刷
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*

1974年8月第1版
1974年8月第1次印刷
印数 1—450,000
统一书号 10088—329 定价 0.39 元

毛主席语录

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，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，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，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。

依据河湖港汊发展游击战争，……并在河湖港汊之中及其近旁建立起持久的根据地，作为发展全国游击战争的一个方面。

人民，只有人民，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。

目 录

砸渔行·····	刘夫海(1)
众志成城·····	刘夫海(10)
旗开得胜·····	申跃中(23)
智锄伪队长·····	云 起(37)
贴布告·····	云 起(43)
捉副官·····	云 起(62)
截“华工”·····	申跃中(80)
巧取军火船·····	刘夫海(92)
老渔民夺枪·····	刘金茂(102)
奇袭十房院·····	刘夫海(107)
夜袭蒲菱口·····	范法柱(121)

砸 渔 行

刘 夫 海

冀中平原的平、津、保三角地带，有个天然的大湖泊，名叫白洋淀。这是个盛产鱼虾、水禽、芦席、鲜藕的水乡。可是在旧社会，渔民、猎户在官府、渔霸的压榨和剥削下，却世代过着牛马不如的悲惨生活。

有压迫就有反抗。砸渔行，说的就是渔民、猎户奋起反抗官府、渔霸的故事。

抗日战争前夕的一九三七年春天，白洋淀闹了一场春水。上游的激流冲击着碎裂的冰块，乒乒乓乓地向下游飘浮，淀面上是一片空旷、清冷的景象。一天，寒风夹着湿漉漉的雪片满天飞舞。赶早市的渔民、猎户不等天亮，便黑压压地挤满了新安东关渔市。他们忍着饥饿寒冷，焦急地盼望着早一点把鱼卖掉，换上二斤面，全家老小喝上顿粥暖暖身子，好再为明天的活路去挣扎。

“吱呀”一声，渔行的两扇大黑门象填不满的虎口张开了。一盏发着蓝光的汽灯挂在门外。渔行里那些京庄卫客，吃完早点，抽足大烟，扛着大秤，夹着算盘，站到门口，跟着走出一个头顶礼帽，身穿长袍的细高个儿，鹰鼻子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，恶狼似地坐在汽灯下的账桌旁。这就是白洋

淀渔行的总包头，恶霸地主熊万财的儿子熊小灰。他对跟前一个穿羊皮背褡的矮胖子“老斗”“老斜”地咕嘟了几句鬼话，这个肥得象猪一样的家伙，吭吭吃吃地站到凳子上。没等他开口讲话，众人就议论起来：“听着吧，该喊价啦。”

“有什么好听的，你就别想在狗嘴里吐出象牙来。”

矮胖子拿下嘴里的半截烟头，鬼声鬼气地喊着：

“治鱼户听着，现告知今日鱼价：巧个^①鲤鱼，鳞片不缺，活蹦乱跳，每斤官价斜尾挂公零！活蹦大草鱼四个头以上的——老慈挂斜零！鸭子，大雁，每斤老斜。”

众渔户一阵波动，议论纷纷。

“真他妈的见鬼，这年头鱼比大粪还臭！一斤鱼换不了二两面。”

一个老大娘提着渔篓走到一个老汉跟前问：“他大伯，他们说的是什么呀？”

“渔行鬼市嘛，他们办鬼事，说鬼话。这叫吊坎儿，就是行话。今儿格又落价啦！上等大鱼，一角二分五，大草鱼九分五，鸭子一角。”

“他们还让不让穷人活，这些该死的东西，比蝎子勾儿还毒。”老大娘愤恨地说。

矮胖子一边拨拉着鱼一边喊叫：“快点！大冷天，别泡蘑菇”。

“记账！”拿秤的高个子喊：“朱大掌巧个鲤鱼十斤

①巧个——渔市行话，一二三斤的鱼为“巧个”鱼。

——拙个②鲤鱼五斤，缺鳞少甲七斤。”

“朱大掌领条算账，共二十二斤。”账桌上喊着。

“先生你算错啦，我这是三十一斤哪！你们这一扣搭，还有我的钱哪！”一个叫朱大掌的中年人说。

“别在这捣乱，懂规矩吗？鲜鱼水菜二十两开外。”拿秤的大个子瞪了朱大掌一眼，又转身对账桌喊：“记账，张大得杂鱼三十四斤。”

“什么，三十四斤？我那鱼明明是四十五斤。”张大得老大爷两只花了的眼睛紧盯住秤星。提秤的大个子把秤往怀里一抱。瞪起两只金鱼眼说：“是渔行的官秤为准，还是你的私秤为凭？”

“你们也太狠了！”张大爷转过脸来朝大个子说：“我张大得整整治了五十年鱼，别说用秤，就拿眼一看，也上下差不了一星半点。你们这样干可不行！”他气愤地提渔篓，说：“我不卖啦！”

“什么！”矮胖子把眼一瞪说，“不卖啦，没那么随便吧！告诉你，巡警局有令！私自卖鱼，违犯渔行规章，人坐班房鱼充公。”

“鱼是我们的力气换来的，卖不卖由我。”张大得说着提起渔篓就走。熊小灰呼啦站起来，恶狠狠地说：“老东西，你竟敢违犯行规。好哇，这渔行里五万块包价算找到主啦！快把他抓到渔行里来。”矮胖子狗仗人势地扑向老汉，夺

②拙个——渔市行话，三斤以上的鱼叫“拙个”鱼。

过渔婆把鱼撒了满地，伸手抓住老大爷的脖领就往里拉。老大爷挣扎着愤怒地高喊：“你们这些吃人不吐骨头的魔鬼，我跟你们拚了！”

“快把他拉进去！”熊小灰发疯似地喊。

这时，就听有人炸雷似的喊了一声：“住手！”随着喊声，人群中走出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。大伙定睛一看，原来是小杨庄任老耿的儿子任大桅。只见他身披蒲草蓑衣，腰扎灰色褙布；两道浓眉竖起，一双大眼放光；肩头担的那条船篙上，悬挂着几十只大雁，俨然是当年任老耿“火烧熊家大门楼，刀劈急公好义匾”的气势。熊小灰一看，不由地倒吸一口凉气，心里暗暗骂道：“好小子！跟他老子一样，要打抱不平啊！”

熊小灰为啥看到任大桅发怵呢？原来，在三年前，也是因为熊家渔行收鱼时压价、搞鬼，榨取渔民的血汗，任老耿忍无可忍，就带领渔民、猎户放火烧了熊家渔行的大门楼，砸了那块“急公好义”匾。事后，虽说熊家勾结官府，定了任老耿“目无法纪，聚众明火”的罪名，逮捕入狱，折磨致死。但是，当年那种“聚众明火”的气势，想起来仍然使他不寒而栗。这次出来说话的，正是任老耿的儿子任大桅，这使熊小灰不能不加倍地小心。他见任大桅来势很猛，一时不知怎样对付才好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你——你要干——什么？”

任大桅一手叉腰，一手指着熊小灰的鼻子问道：“你们为什么抓人？”

这时张大爷从地上起来，擦去脸上的泥水，拉起大桅的手说：“大侄子，咱这鱼明明是四十五斤，可到他们秤上就

成三十四斤啦。这穷人的活路，咳！”两行热泪从大爷那布满皱纹的脸上流下来。众人帮着大爷把地上的鱼拾到篓子里。

熊小灰气得直翻白眼。心里埋怨父亲留下任家这条根，成了渔行的一块病。他摘下眼镜，手扶账桌勉强地站起来说：“姓任的，你放明白一点，别不识抬举！”

大桅火高三丈，气撞心头，把蓑衣向地上一甩说：

“少说费话！再过过，我们看看”。

过秤的大个子斜膘了大桅一眼，满不在乎地把秤勾挂在老大爷的渔篓上，又把秤杆向下一沉，秤砣放在三十四斤上，仍然稳稳当当地站住了。大个子把秤砣绳一卡，往大桅面前晃晃，洋洋得意地说：

“岂有此理！”

大桅早已看穿这套鬼计，上前一步抓住秤杆说：“拿来，我过过。”

大个子紧紧地拉住秤砣说：“鱼不差怎么办？”

“不差我情愿坐班房！”说着提秤就过，渔民们都围过来担心地盯着大桅。

这时大桅把平了秤杆，秤尖少许向下一沉，把秤砣放到三十四斤上，秤砣果然稳稳当当地站住了。

拿秤的大个子一翻白眼说：“怎么样？姓任的，我还以为你有什么鬼道眼儿，闹了半天是自找罪受。”说着伸手就要夺秤。这时渔民们都替大桅捏着一把汗，简直把心都提到嗓子眼啦。可是大桅不慌不忙，把大个子伸过来的手挡回去，端平秤杆，再把秤砣放在四十五斤上。然后一松手，秤

杆稳稳地挑着秤砣，不多不少整四十五斤。大桅冲着那些老板打手们说：“先生们，睁开你们那狗眼，看看是不是四十五斤！”这下可把渔民、猎户惹恼了，这个说：“这些王八旦，真歹毒，死了也得秤勾搭！”那个说：“走，不卖啦！”

熊小灰脸色气成死人一样。他对着矮胖子的耳朵咕哝了几句，回过头来，浑身颤抖地说：“姓任的，你竟敢扰乱渔行，破坏规章。你他妈的吃豹子胆啦！”“呸！你们这些吸血鬼，大秤买，小秤卖，霸市压价，七折八扣。我们起早贪晚，凌一把，水一把，拚命地干，换来的还是活着没饭吃，死后一片席。你们这群吃人肉喝人血的家伙……”

任大桅越说越有气，举起秤杆，只听卡哧一声，撅成两截。任大桅高举两根半截秤杆大声说道：“乡亲们，看这秤杆是空的，里面灌着水银。”

这一下，众人的火可更大啦。哗一声，愤怒的群众象春水似地呐喊着冲向渔行大门，“砸了他这个鬼渔行！”“把熊小灰拉出来算账！”这春雷般的怒吼声，震动大地，压住了大河的流水声，冰块撞击声。

“啪！啪！”两声枪响，众人回头一看，一群巡警包围了渔市。

熊小灰先是被众人吓了个懵头转向，这下又象打足了气的皮球，蹦到凳子上，声嘶力竭地呼喊起来：“快！快把领头闹事的任大桅抓起来！”

主子发了话，巡警们也哇拉哇拉地喊起来：“不许动！”“把那个姓任的抓起来！”可他们却象胆怯的饿狗，老是汪汪乱叫，没有一个敢去动手抓人。因为他们跟熊小灰一

样是深知渔民、猎户聚众闹事的厉害的。三年前任老耿带领渔民、猎户，火烧熊家大门楼，刀劈急公好义匾，他们曾出面镇压，虽说任老耿被捕治罪，但巡警局也险些被砸。从此，他们就宁可装成狗熊，不敢触动众怒。

正在这群巡警瞎咋呼的工夫，从东城门那里传来了一阵阵锣鼓声。人们踮着脚一看，只见从城里走出一队人来，前面的敲着铜鼓，后面的打着红绿小旗，边走边呼口号：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！”无数只小旗在空中摇晃，无数双铁拳在空中挥舞。春雷般的呼声震撼着大地。

走在队伍前面的那个人年约三十岁左右，身穿长袍，带副眼镜，很多人都认识，每逢集上搞宣传他都讲演，他是师范学校的高老师。学校夫役何涛带一班学生，沿道在墙上贴标语。队伍浩浩荡荡地来到东关，与众渔民、猎户汇合在一起，加上看热闹的人们，象一股奔腾的洪水，把熊小灰和一群巡警狗子冲到渔行门口的墙旮旯。

“闪开！闪开！让我们过去。”巡警们假作镇静地吆喝着，企图打开一条道，偷偷溜走。

“等一等！”大桅炸雷似地呐喊一声，说，“今天咱们得把事说清！”

巡警头子跳出来，说：“姓任的，你要是不识抬举，我就逮捕法办！”

“对！逮捕他！”熊小灰也跳着脚喊叫起来。

这时，率领游行队伍的高老师突然来到那个巡警头子面前，沉着地说：“为什么逮人！”高老师的声音不大，却十分威严有力，一下子把个巡警头子镇唬住了。

接着高老师来到大桅跟前一看，见这小伙子手掌里握着折断的秤杆，心里完全明白了。他拉拉大桅的手，亲切地说：“我看你面熟，你叫——”

“我叫任大桅，去年秋天咱们见过面。”大桅一提去年秋天见过面，高老师立时想起，那是在去年秋天的一个大集上，他带着学生在大街上搞宣传，来到十字街，看到北墙根围着一大群人。他挤进人群一看，只见母女二人，满面泪痕，愤怒地控诉着日本侵略者在东北的兽行。高老师激愤地对众人说：“乡亲们！大家听到了吧！万恶的日本强盗，在我国的东三省烧杀抢掠，把我们的同胞逼得妻离子散，家破人亡，沿街乞讨，到处流浪。”他回头指着母女二人，接着说：“乡亲们，我们要帮助受难的同胞。”人们一阵议论。这时只见人群里一个身材高大的小伙子，一双含着泪水的大眼睛，直盯着高老师，二话没说，把紧握的拳头伸入衣袋，将卖鸭子的两块钱，递到母亲手中。

今天巡警们要捕的恰恰是那个热心抗日的爱国青年，他立即跳到渔行的账桌上，万分激愤地说：“同学们！老乡们！爱国的同胞们！”这时人群里鸦雀无声，高老师接着说，“大家看，这些辛勤劳动的渔民、猎手，成年累月地拚命挣扎在风口浪尖上，换来的只是挨饿受冻，这是为什么？是天生的命苦吗？当然不是，是那些渔行霸道。在这国难当头的时刻，他们仍然伙同官府，欺压渔民、猎户，发国难财。”说着拿过大桅手里的空秤杆举在众人面前，“看！他们的剥削手段有多么毒辣！这水银大秤不知吸去了多少穷苦人的血汗和生命。这位兄弟，打抱不平，他们就要逮捕，这

不成心帮助日本帝国主义，侵略中国吗！”

这下整个渔市就大乱了。前面的人愤怒地喊着口号：
“打倒渔霸老财！不许抓人！”

后面的人拚命地往前挤，谁都想看看这位英雄人物。巡警们被拥挤得东摇西晃，站立不住。挎洋刀的警长早被学生们挤到墙根底下，贴在墙上一动不动。熊小灰被挤倒在地，踩了个半死。大桅跳上账桌，飞起一脚把算盘账本踢进大河，大喊一声：“砸这个鬼渔行！”大桅话音刚落，愤怒的人群象决口的洪水，“哗啦”冲进大黑门，把渔行砸了个粉碎。

众志成城

刘夫海

日寇在芦沟桥发动事变，在白洋淀广大渔民、猎户的心中增添了愤怒；而熊家渔行的总包头熊万财却感到无比欣喜，突然抖起精神来了。

原来，因为白洋淀有名的神枪猎手任大桅闹渔行打掉了熊家的威风，熊家渔行的生意就渐渐萧条了。到后来，别说收鲜鱼、肥雁，就是小虾米也收不上来。熊万财整天骂儿子草包、熊种，是鹰嘴鸭子爪，能吃不能拿，把个熊小灰骂得象酷暑打过的刺儿菜，低着脑袋耷拉眼，也想不出一办法。芦沟桥上炮声一响，熊万财准备投靠日本鬼子，重振渔行。

这天，熊万财听说日本人马上要进占新安城，就命令儿子熊小灰到大淀强抢鲜鱼、肥雁，一来准备日本人进城时取个“吉利”，重开熊家渔行；二来也好置办酒席为日本人接风。熊小灰领命，马上带领打手，登上渔行的四棹滑子快船下了淀。

东淀于得水雁班正在打雁，熊小灰迎着枪声来到这里。他站在船头，看着于得水雁班的一舱舱肥雁，美滋滋地说：“过秤！”

大伙没有理茬。熊小灰看大伙不动，就命令打手们动手

拿雁。于得水上前一挡，说：“慢着，多少钱一斤？”

熊小灰拿下金丝眼镜，翻动着一双小眼说：“那还用问？老官价，一角。”

“不卖。”大家异口同音地说。

熊小灰倒退一步，问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“为什么？告诉你，这雁有主啦。”于得水理直气壮地说。

熊小灰把两只小鼠眼瞪了个滴滴圆，阴阳怪气地说：“有主啦？可别忘了，白洋淀的渔行总包头是姓熊的。”

“呸！收起你那臭摊子来吧。你别忘了闹渔行。”

于得水一句话，登时把熊小灰气得脸色铁青。他回头对身旁的两个打手挤了一下老鼠眼，那两个家伙就横眉立眼地掏出了手枪。

熊小灰从鼻子里哼哼了两声说：“放聪明点儿，快把雁抬过来，免伤和气。”

人们气得咬牙切齿，那里还忍得住。旁边一个小伙子举起船篙喊道：“打这群王八旦！”话出篙到，只听啪拉一声，一个打手的枪被打落船头。紧跟着人们把篙、叉、鸟枪呼拉举起。熊小灰一看来势不妙，扑通跳下船舱，冲天打了两枪，把手一摆说：“回去。咱们走着瞧！”

正在这时，南淀赵冲带着雁班赶到。一看熊小灰开枪，一团怒火涌上心头。他狠劲撑了一下枪排，就听咣啷一声，枪排撞在熊小灰的船上，挡住去路。跟着大伙把熊小灰团团围住，篙、叉、鸟枪一齐举起，喝道：“快把枪放下！”

赵冲蹿上船去，夺下两支手枪，说：“姓熊的，你们还有点中国人味吗？日本鬼子都打到家门上来啦，你们还这样

苦害穷人。告诉你，再这样干，小心你的狗头！”

熊小灰夹着尾巴灰溜溜地走了。人群中暴发出一阵大笑。

于得水激动地拉住赵冲的手说：“你是大桅哥吧？我正要去找你，”

赵冲知道于得水是认错了人，赶忙说道：“你闹错啦！我叫赵冲，也是去找大桅哥的。”

于得水涨红着脸，把手一拍，高兴地说：“这真是不巧不成书哇！你认识任大桅吗？”

赵冲说：“只是闻名，还没见过面。”于得水说：“咱们一块去找吧。”

说话间几十只小船雁展翅划成两行。赵冲、于得水并排着划在前面，大家说说笑笑，直奔北淀驶去。

赵冲、于得水为什么都要急着找任大桅呢？原来，这年春天，任大桅在大闹熊家渔行时，结识了师范学校的高老师和夫役何涛。这俩人都是地下共产党员。半年来，任大桅在高老师、何涛帮助下，从一个只知向剥削阶级进行自发斗争的硬汉子，变成一名坚强的共产党员。“七七”事变后，他在党组织的领导下，率领自己的雁班，配合八路军开展抗日游击活动。今天，赵冲、于得水找任大桅便是要求参加抗日游击队的。他俩正在兴冲冲带着雁班往前走，忽听轰隆隆一阵枪声传来，紧接着就见铺天盖地飞来一群大雁，呼呼呼象刮风似的山响……

赵冲看着雁群自言自语地说：“好大一群雁。”

于得水说：“足有几千。”